

蠹鱼文丛

文苑拾遗

徐重庆 著

刘荣华
龚景兴 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徐重庆 著 刘荣华 龚景兴 编

文苑拾遺

卷一
丹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苑拾遗 / 徐重庆著; 刘荣华, 龚景兴编.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7
(蠡鱼文丛)
ISBN 978-7-5540-1079-2

I. ①文… II. ①徐… ②刘… ③龚…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②湖州—地方史—研究 IV. ①I206.6②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4010号

文苑拾遗

徐重庆著 刘荣华 龚景兴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陈小林

整体装帧 刘 欣

责任校对 余 宏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4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1079-2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蠹
鱼
文
丛



书名题签：寇 丹

策划组稿：周音莹

夏春锦

篆 刻：寿勤泽

书票设计：崔文川



陈英士



1931 年陈英士的夫人及长子、次子

李树业同志：

李树业
两封信由你收转来。我一直在生病，没有来信的
由别人代转。我没有秘书，只能告诉你，我还在看。有人
民币四元，算是小小的补助费。

祝

好！

巴金
四月四日

巴金的一封信



茅盾信札



赵景深照片



王映霞一方印

读完徐重庆先生的文集，我又情不自禁地深深怀念这位交往几十年的好友，怀念这位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都贡献给家乡的湖州文化人，怀念这位把自己的时间岁月都贡献给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真正的文化学人！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徐重庆先生开始通信联系的，一直到他病倒，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是我联系最多的一个朋友，我一直完整保存着他几十年来给我的几百封信，保存着他几十年来对我的关爱帮助和深厚友谊！在与徐重庆先生交往的几十年间，感受到他对朋友是充满真心和真情，对朋友的学习和生活，他总是兄长般的关心和关怀，无私的提携，让朋友有如坐春风的感觉。80年代初，在一片读书热潮中，我向他请教，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帮助，甚至推荐我的习作去发表，或者介绍我与他熟悉的朋友和前辈认识。我在研究茅盾过程中，还是徐重庆先生介绍我

认识茅盾表弟陈瑜清先生的，我与陈先生也成为忘年交。后来我认识的一些老师前辈，其中不少也是徐重庆先生介绍我去认识的。有时候，在研究中需要他拥有的一些资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给朋友去使用。他曾在信中告诉我，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只要别人是真正在研究，应该提供他们使用，帮助他们去研究。自己不用又不肯给朋友使用，对繁荣文化不利，是中国学术上的损失。他对史料研究中奇货可居的学界风气很不以为然。这样的思想学术境界，至今仍然很高！

20世纪90年代，我告诉他，我在研究钱君匋先生，他知道后非常高兴，他说，自己好像有一件钱君匋先生的资料，找出来给你，果然，不久他就给我复印寄来一份当年钱君匋先生结婚时的请柬，这是连钱先生自己都没有的非常珍贵的史料，后来我写钱君匋的传记时派上用场。我对香港编辑家沈苇窗先生感兴趣，他知道以后，同样鼓励我去搜集材料写这个人的文章，并且将他自己收藏的《大成》杂志给我看，还复印了沈苇窗的信给我参考。我在他的支持下写了几篇文章，反应良好。所以几十年来，我是深深感受到徐重庆先生的这种无私的人格魅力的。和徐重庆先生交往过的朋友说起，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与他交往的那种温暖，自然而然让人感受到人间那种真情！

这部文集收入的文章，大都我都看过，有些文章当时他

还曾寄给我。比如第三篇《徐锡麟被杀，鲁迅是否不主张发通电？——兼答龚济民同志》的文章，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寄给我的情景。那个时候在学报发表文章并非易事，但是那时的刊物又非常认真负责，文章发表以后，同时会给作者寄几份文章散页，便于作者保存。所以，当时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就在给我的信里附了这篇文章。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封信和这篇文章。

徐重庆先生的文章，文笔和他写的字一样优美。收入在这本书里的这些林林总总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徐重庆先生的用心之作，无论是记人记事，还是学术短文，文笔都一样优美，内容和他做人一样真诚，不急不躁，徐徐道来，让人读来，满口余香。难怪当年被徐重庆先生写文章商榷过的学者后来都会和他成为好友。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尖酸刻薄的词句，也没有狂气和傲气，只有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即使文坛佚闻，也没有道听途说，所以有些文章虽然发表已经几十年，但是今天读起来，依然感到新鲜和有价值。研究者引用他的文章和史料，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徐重庆先生研究近现代史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数以百计的文化老人保持着真诚友谊和联系，所以他笔下的文史随笔，史料珍贵，生动真实，是研究近现代史的难得史料。可以说，有

些史料，徐重庆先生不说，恐怕就没有人知道了，就在人间湮没掉了。比如他与王映霞老人交往几十年，来往书信数以百计，了解了文化界前辈王映霞许多生平事件的史料，所以在几十年间，徐重庆先生为这位文化老人廓清了被许多人误解误读的往事，还世人一个真实的王映霞。我在十年前曾经劝徐重庆先生把前辈王映霞的书信整理出版，开始他也同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作罢。现在想想，还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徐重庆先生自己能够整理这些书信，可以为这些书信写出很多珍贵的注解和说明，现在已经无法弥补了。

至于湖州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事件、建筑以及湖州经济社会的百年演变，在徐重庆先生的笔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人增长了许多知识和见识。陈英士、任鸿年、钱玄同、陈果夫等等，20世纪前半叶中国响当当的人物，在徐重庆先生的文章里，都是鲜活的湖州人，留下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竟是湖州人陈英士的“牵合”，而且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梅屋庄吉家里举行婚宴时，到场的唯一的中国人也就是湖州人陈英士。还有人们已经渐渐淡忘的陈英士的葬礼，当年的悲壮场面，只有在徐重庆先生的文章中才能见到了。一篇《陈英士归葬史事》，说明革命的不容易，说明从帝制走向共和是多么艰难！所以，今天

我们读徐重庆先生的文章，可信可赏，兴趣盎然，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而且每读一遍，都有一种新鲜感获得感。这样的文史随笔，有益于世道人心，多多益善。

徐重庆先生不仅是湖州文脉的守望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守望者，他写了不少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也写了不少有关湖州的文章，多年前，我就让他整理一下，争取出版。但是只问耕耘，不求名利，为人低调的徐重庆先生，一直没有整理出来。现在他的朋友们把徐重庆先生过去几十年间写的文章结集起来出版，这是朋友们对徐重庆先生的深度纪念，也是最好的怀念！湖州的朋友将稿子送给我，让我写个序，作为对交往几十年的好友的纪念，我欣然接受朋友们的建议。读过徐重庆先生这些文采斐然、史料扎实的文章，我不禁感慨万千，往事历历，恍惚间，仿佛他还在湖州那个人间过路斋里看书写作！哪里知道他已经在2017年1月已经驾鹤西去了！这样有情有义的好朋友走了，让他所有的朋友都感到心痛！所以，相信对于这部书的出版，徐重庆先生的朋友们都会感到欣慰的，怀念他时，可以看看这部书。

俗话说老天有眼，但我总觉得老天有时也会无眼，或者是有眼无珠。否则，徐重庆兄这么好的一位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事业的人，为什么只允许他活了七十三岁，而不慷慨仁慈一点？老天太吝啬，太不公平了。

我已记不起何时开始与重庆兄通信，大概在1970年代末吧，有段文字交往或可证实我的推测。重庆兄在《包头函授》1979年第6期发表《“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一文，对如何理解鲁迅这句诗提出了新的看法。我拜读后，写了一篇《〈“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的异议》，刊于《包头函授》1980年第3期，对他论证新见解的一条史料提出我的不同看法。此文署名“单黎”（有时与王自立先生共署），很可能重庆兄读了我的商榷小文后，进一步了解到“单黎”就是我，然后我们才开始通信往返。

重庆兄和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我当时

已是在大学讲堂上讲授现代文学史的青年教师，比我年长的重庆兄却纯属业余爱好。但他爱得真诚，爱得持久，他对现代文学的痴迷，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敏感，恐怕大学里不少专业研究人员都要自愧不如。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说不完的话题，一时鱼雁不断，互相赠送交换书刊资料更是常事。当然，由于各人经历、交往、兴趣和阅读兴奋点等的不同，对一些现代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看法有时也会产生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谊，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是也。

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重庆兄和我都参加了。这是我与重庆兄的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唯一一次见面，我已记不真切了。不过，第一次的印象最深，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到他房间聊天，他递给我名片。当时名片还是稀罕之物，不像后来马路上都能经常捡到。我一看，哇，竟有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委员两个头衔，不禁与他开起了玩笑：老兄已是这个那个的委员，我却什么都没有。这本是一句戏言，不料重庆兄竟当了真，会后郑重其事行文到民盟上海市委推荐我，以至民盟华东师大校委会很快与我联系，把我发展成了民盟盟员。因此，我加入民盟的真正介绍人还是